

評 剧 表 演 专 业 剧 目 教 材

張彥 赶 船

辽 宁 戲 曲 学 校 編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前　　言

《張彥趕船》是全本《書囊記》中的一折。它是已故評劇創始人之一成兆才，根據樂亭皮影《白玉樓》改編的。

書生張彥，家遭大火，一貧如洗，淪為乞丐。漁夫劉春生可憐張彥寒苦，留在漁船上食宿。劉女蕊蓮，一見傾心，欲以身許。劉父前去提親，張彥以家貧窮，婉言拒絕。到夜間，蕊蓮亲往會面，傾吐心意。張彥贈送書囊為信物，二人遂結成婚事。

這本教材是根據遼寧戲曲學校評劇科授課本整理的。

人 物

刘春生(丑) 王 氏(彩旦)

刘蕊莲(花旦) 张 廷(小生)

刘蕊莲 (内唱尖板)

波浪滾滾起銀花。

(急急风，刘春生、王氏、刘蕊莲冲头上；圆场。)

刘春生 (在梆子扫头中唱散板)

父女江边做生涯。(大锣住头)

老婆子！

王 氏 老头子！

刘春生 将船擺岸啊！(水底魚，圆场)待我撒锚。

刘蕊莲 待儿落蓬。

(搜场，收船桨，手做落蓬式，扔锚，水声。)

刘春生 正是：(念)

每日拨舟把网撒。

王 氏

刘蕊莲 (念)一家同心做生涯。

刘春生 着哇！(小锣一击)好一个一家同心做生涯！老

婆子，蕊蓮！下船做飯去。

王 氏 丫头啊！隨媽做飯去！

刘蕊蓮 是！

〔小锣一击，刘蕊蓮随王氏下場，刘春生小座。〕

刘春生 （念）老汉今年六十五，

少年貧穷老來苦；

咳嗽痰喘帶腰痛，

不定早晚要入土。

老汉刘春生，以打魚为生，一輩子无有儿子，只有一个闺女，名叫蕊蓮，今年一十七岁啦。還沒有婆家呢。想招个养老女婿，至今也沒有合适的。正是：（扎，念）

人逢喜事精神爽，

悶來愁腸睏睡多。

张 彦 （內）嗯呔！

〔小锣脆头，张彦上。〕

张 彦 （念）流落街头身受苦，

思念父母放声哭。（小锣住头）

小生张彦，字少卿。（扎）乃昆山縣人氏，自幼讀書，身入黉門①，是我家中失了一把大火，爹媽喪

① 黉門——古时的學校。

命，留我一人，只落得囊空手乏^①，身无立足之地，至今三餐未曾用饭。如何是好？（看，小锣一击）看！船头有一老丈，待我上前乞讨。老伯请来见礼！（一揖，小锣一击。）

刘春生 还礼还礼，（作揖）施礼为何？

张 彦 啊，老伯！船上若有吃不完的残茶剩饭，赏给我贫苦人，一碗半碗也好充飢。（小锣一击）

刘春生 哟！原来你是要饭的呀。有，有，有，是你等着，我给你问问。我说蕊莲呀！

刘蕊莲 （内应）爹爹！

刘春生 饭做熟了吗？

刘蕊莲 （内应）早就熟啦！

刘春生 盛一碗来，岸上有个讨饭的。

刘蕊莲 （内应）是啦！

〔小锣敲头子，刘蕊莲端饭碗上。〕

刘蕊莲 爹呀！那要饭的在哪儿呢？

刘春生 （指张彦）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小锣一击）

刘蕊莲 呀！好一个俊俏的花子呀！

刘春生 叫他淡吃吧，还给他拿瓜子哪！回去，回去！

〔小锣一击，刘蕊莲下。〕

① 囊空手乏——穷困。

刘春生 飯來啦，吃吧。慢点吃，別燙着。你是哪的人哪？

张 彦 (急吃饭)哦，哦，哦。

刘春生 你顧吃饭就顧不了說話啦。你先吃吧，吃了再說。

〔压鏟，张彦急吃淨。

刘春生 吃飽了嗎？

张 彦 这个……(小鏟一击)

刘春生 不用你这个那个的，想必是沒吃饱，不要緊，我管你一頓，叫你吃个飽。

张 彦 多謝老伯。

刘春生 不用謝啦，我說蕊蓮呀！

刘蕊蓮 (内应)爹——。

刘春生 岸上那个要飯的，沒吃饱，你再拿大碗盛一碗来。

刘蕊蓮 (内)是啦！

〔小鏟撩头子，刘蕊蓮端一大碗上，急欲送給张彦，右去，刘春生阻，小鏟一击，左去，刘春生又阻，小鏟一击，中間去，又被刘春生阻，小鏟一击。

刘春生 丫头！上哪去？我在这哪。

刘蕊蓮 我給他送去呀。

刘春生 不用，我替你代劳啦。

刘蕊莲 爹呀！您跟他去說，要是不够了，咱們这还有哪。

刘春生 对！咱們这开粥厂啦。去去！回到后艙去。

〔刘蕊莲退闪在一旁偷听。

刘春生 这个碗比那个碗大的多，这一回可够了吧？

张 彦 老人家的善德。

刘春生 这回你飯也吃着，話也說着。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誰？

张 彦 老伯听了：（唱二六板）

我家住在昆山县，（甩腔）

鼓楼大街住路南。

刘春生 哦！昆山县，离这倒也不远。

张 彦 （接唱）父母亡故无昆仲①。

刘春生 哟，父母亡故。父母是爹媽，“望姑”？“望”当看講，“姑”就是姑父，无昆仲……哦！他姑父的名字叫吳昆仲，这就是說他爹媽去看望他姑父吳昆仲去啦！哦，这也就是我，要叫別人，还解不开呢！

张 彦 （接唱）

家业貧寒度日难。

小生名字叫张彥，

① 昆仲——弟兄。

身入爨門一生員。

刘春生 紅門，不用說你們家是看庙的。

张 彦 我乃是一讀书之人。

刘春生 哟，还是一位书生。

张 彦 (接唱)

不幸家中遭了火，

无处存身太艰难。

多蒙老伯周济我，

他日得第要报还。(溜板。)

刘春生 (接唱)

用手接过筷子碗，

小小意思何必挂牵。(鑽板。)

张 彦 老伯救命之恩，过日再报。

刘春生 不敢望报，请吧。

[张彦作揖慢下，刘蕊莲暗中着急，推刘春生。]

刘蕊莲 爹呀！

[船晃，水声。]

刘春生 哟！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刘蕊莲 你叫他回来。

刘春生 叫他回来干什么呀？

刘蕊莲 我有話說。

刘春生 走远啦！

刘蕊莲 你快去叫他呀！

刘春生 那个要饭的回来！

〔张彦上。

张 彦 老伯唤我何事？

刘春生 我和你没事，我闺女和你有一——

刘蕊莲 什么呀！

刘春生 有话说呀。（向刘蕊莲）有话说，你倒是说呀。

刘蕊莲 爹爹，你看他有多么可怜哪。天快黑了，叫他上那儿存身去呢。依着孩儿我说，把他留在咱们船上，存住一宿，明早管他一顿饱饭，再叫他走。

你这么大年纪了，连个儿子也没有，哪不是修好积德呢，我的爹爹呀！

刘春生 嘿，哈哈哈……（小锣一击）对！对！（对张彦）我姑娘说啦，叫你没有别的事，因天也黑啦，你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上哪去住呢？看你怪可怜的，叫你在船上住一宿，明天一早再走。

张 彦 多谢大姐、老伯好意。

刘春生 你快上来吧！

刘蕊莲 对，你快上来吧！

刘春生 （向刘蕊莲）那你快下去吧！

〔小锣一击，刘蕊莲羞下，张彦上船，水声。

刘春生 你就在那个船住。

张彦是。(小锣一击，下。)

刘春生 天不早啦，我也該回船吃飯去啦。(进船。)

〔王氏、刘蕊莲上。〕

王氏 該死的猴老头子！怎么还不回来？(归座。)

刘春生 我回来了。你又在叨咕什么？

王氏 我是說你沒紧沒慢的。丫头呀！你爹回來了，快端飯去！

刘蕊莲 是，儿知道了。(唱慢板)

蕊蓮低头打算盤，
思想張彥討飯男。
看年紀不過二十岁，
身入豪門，還是位生員。
小奴今年一十七岁，
無有婆家未配夫男。
我二人作對夫妻我情願，
就只是缺少个媒人在中間。(用腔行弦，
默默沉思。)

刘春生 快端飯去呀！

〔小锣头，刘蕊莲下，端饭上。小锣头，行弦止，刘蕊莲不小心将饭弄撒。〕

刘春生 你这孩子，干点什么活，都要手工錢，端碗飯
还把手烫了，真沒用！

王 氏 你得啦吧！孩子都把手燙啦，你还說她。得啦，跟媽吃飯吧！

刘蕊蓮 媽，我不吃。

王 氏 你为什么不吃呢？

刘蕊蓮 媽，我不餓。

刘春生 你別問她啦，三个人吃飯，拿了两个碗，两双筷子，根本她就不想吃。

王 氏 孩子讓你給說得上火啦！

刘春生 得啦，爹不說你啦！

王 氏 娘吃完飯，給你下碗热湯面吃。

刘蕊蓮 爹娘啊！（唱慢板）

爹她落座請用飯，

孩儿有話对着爹娘言。

只为有一件为难的事，

思前想后叫儿不耐煩。（甩腔，行弦。）

刘春生 丫头有什么难事，說吧，全有老爹爹我呢。

王 氏 可倒說呢。

刘蕊蓮 唉！（代板）

爹娘呀！（唱慢板）

愁的是爹爹你老人家年高迈，

每日劳苦使漁船。

我的母娘老人家年迈气力軟，

孩儿我年幼难把棹^① 撵。

爹娘及早打个好主意，

休等到老来受顛連！（甩腔，行弦。）

刘春生 唉！这都是我的命不好哇，沒有儿子叫我有什么办法？

刘蕊蓮（代板）

爹娘啊！（唱慢板）

依儿看哪，不如留下那位貧汉，叫他給咱們作个长年^②。（送板，行弦。）

刘春生 丫头媽，丫头說貧汉貧汉，是哪个貧汉啊？

王 氏 就是那个小叫花子唄！

刘春生 你惦着把他留下，在咱們船上帮我做活。傻孩子，你也不想想，像他那念书的人，面黃肌瘦的，哪能做活啊。

刘蕊蓮 做的了！

刘春生 做不了。

王 氏 丫头！你爹要是不願意，你就別說啦。

刘蕊蓮 唉！（代板）

① 棹——划船的一种工具，形状和桨差不多。棹蕪兆（zhào）。

② 長年——雇工伙計。

爹呀，娘呀！（唱慢板）

問一声父母老了依靠哪个？

百年后何人燒紙把坟添？（送板，行弦。）

劉春生 唉！哪兒有靠哇，我們養了你就得依靠你呀。

王 氏 是啊！我們兩口子，養了丫头你，就得依靠丫头你啦。

劉蕊蓮 （代板）爹娘呀！（唱慢板）

閨女怎當男兒養，

再者說，女兒我的終身依靠哪邊？（送板，行弦。）

劉春生 哦，說了半天，繞这么大的彎，原來是为了你的婚事。你別着急，我跟你媽早就商量好啦，慢慢地給你招個女婿，養我們的老。

王 氏 对啦，我們老兩口子，就靠女婿养老啦。

劉蕊蓮 （接唱）

二老的主意倒也不錯，

但不知办此事可等到哪年？（送板，行弦。）

劉春生 看看，說着，你还着急啦！咱們也得慢慢地挑挑选选啊。

王 氏 是啊，我們總得攀攀門戶①啊。

① 攀門戶——挑选一个門当戶对的。

刘蕊莲 (代板)

爹娘呀! (接唱)

富貴之家誰要我,

打魚的丫头不想高攀。

人生在世各自由命,

何必挑选把門戶攀。 (甩腔, 行弦。)

刘春生 就是不挑不选, 眼前也沒有合适的呀。

刘蕊莲 有。

王 氏 有就跟你爹說, 馬上就給你办。

刘蕊莲 (接唱)

在船上住的那个貧汉,

儿看他忠厚誠实, 品貌双全。 (送板, 行弦。)

王 氏 就是那个要飯的小花子呀! (行弦止。)

刘蕊莲 就說是那个人就得勒唄! 什么花子花子的。

王 氏 什么那个人, 你說的不就是那个小花子嗎?

刘蕊莲 算啦! 別說了。

刘春生 你总說小花子, 小花子的, 你不知道人家不爱听嗎。 我說丫头呀, 就从你記事那天起, 老爹爹說的話有你不爱听的嗎?

刘蕊莲 对啦, 沒有。 我爹爹說話我可爱听啦。

刘春生 你媽說話, 一口一个小花子小花子, 那多不捧

人呀。

王 氏 那叫什么呢？

刘春生 简直就叫臭要饭的，不就得啦吗？

刘蕊莲 哟！那更不好听啦！

刘春生 对：就叫那个人吧。丫头啊，那个人……是不是你打算……

王 氏 （攔住）咳！那个话也是你当爹爹说的！（向刘蕊莲）那是媽我說的！

刘春生 誰的媽呀？

王 氏 丫头的媽唄！（向刘蕊莲）丫头你是不是打算和那个人作对小两口啊？

刘蕊莲 （害羞地）是。

王 氏 老头子，咱们丫头願意跟船上那个人作对小两口。

刘春生 什么，跟那个小花子？办不到，我不願意！

王 氏 你怎么不願意呢？

刘春生 我不能叫丫头跟个小花子受穷去。

王 氏 对啦，我也不願意啦！

刘蕊莲 （代板）

爹娘啊。（唱垛板）

休論富貴与貧賤，

忠厚为本志当先。

此事当办就得办，
不可耽誤久迟延。
爹爹你老沉心想一想
这件事当然——

娘啊！

不当然？（鎖板。）

刘春生 我不願意！

刘蕊莲 爹呀！我来問你这男大？

刘春生 当娶。

刘蕊莲 女大呢？

刘春生 当嫁。

刘蕊莲 却又来！（住头）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孩儿
年长一十七岁，終身无靠，二老回头，不定早晚，孩
儿我的終身，依靠何人？我的爹爹呀！（大锣一击，拍
桌子震动碗响。）

王 氏 碗哪，碗哪！

刘春生 別胡說啦！十七岁找婆家还晚？

王 氏 我說的是飯碗！

刘春生 婚姻得父母作主，这件事我不乐意。

刘蕊莲 我乐意！

刘春生 我不乐意！

王 氏 哎呀！蕊蓮哪，快別吵吵了，叫人家听见了，

有多笑話呀！

刘蕊莲 唉！（三锤，唱快板）

蕊蓮气的渾身战，

糊塗爹爹恨死咱。

婚姻之事他不管，

母亲也是袖手旁覲^①。

不与孩儿提亲事，

我也不活在阳世間，

說罢出船要投水——（溜板，扫头。）

王 氏 （接唱）急忙上前拉住衣衫。（锁板，大锣住头）

蕊蓮哪！你可要媽的命啦！（哭，小锣一击。）

刘蕊莲 我……不活着啦！

刘春生 你不用拉着她，讓她跳。她心里有底，她知道
那水浅，沒脚面深，淹不死她。

王 氏 你这老东西，她是我养的，我拉扯大的，敢情你不心疼。老东西你若不管，今天我就跟你拚命啦！

刘春生 好、好、好，我去，去还不行嗎？

王 氏 丫头呀，你爹爹答应去啦，随娘到后船去等着去。

〔小锣一击，母女同下。〕

① 袖手旁覲——在一旁看着不管。